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廣異記 五

○常夷 唐建康常夷，字叔通，博覽經典，雅有文藝。性耿正清直，以世業自尚。家近清溪，常晝日獨坐，有黃衫小兒齋書直至閣前，曰：「朱秀才相聞。」夷未嘗識也，甚怪之。始發其書云：「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。」書中悉非生人語，大抵家近在西岡，幸為善鄰，思奉顏色。未有一詩云：「具陳：

平生遊城郭，俎沒委荒榛。自我辭人世，不知秋與春。牛羊久來牧，松柏幾成薪。分絕車馬好，甘隨兔兔群。何處清風至，君子幸為鄰。烈烈盛名德，依依佇良賓。千年何旦暮，一室動人神。喬木如在望，通衢良易遵。高門儻無隔，向與折龍津。」其紙墨皆故弊，常夷以感契殊深，歎異久之。乃為答書，慙慙切至，仍直克期，請與相見。既去，令隨視之，至舍西一里許，入古墳中。

至期，夷為具酒果。須臾，聞扣門，見前小兒云：「朱秀才來謁。」夷束帶出迎。秀才著角巾，葛單衣，曳履，可年五□許。風度閑和，雅有清致。與相勞苦，秀才曰：「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，屬四方多難，遂無宦情，屏居求志。陳永定末終此地。久處泉壤，常欽風味，幽明路絕，遂廢將迎。幸因良會，大君子不見嫌棄，得申鬱積，何樂如之！」夷答曰：「僕以暗劣，不意冥靈所在咫尺，久闕承稟，幸蒙殊顧，欣感實多。」因就坐，啖果飲酒。問其梁、陳間事，歷歷分明。

自云朱異從子，說異事武帝，恩幸無匹。帝有織成金縷屏風、珊瑚鈿玉柄塵尾、林邑所獻七寶澡瓶、沉香鑲枕，皆帝所秘惜，常於承雲殿講竟，悉將以賜異。昭明太子薨時，有白霧四塞，葬時，玄鵠四雙，翔繞陵上，徘徊悲鳴，葬畢乃去。元帝一日失明，深忌諱之，為湘東鎮荊州，王嘗使博士講《論語》，至於「見瞽者必變色」，語不為隱。帝大怒，乃鳩殺之。又嘗破北虜，手斬一裨將。於謹破江陵，帝見害，時行刀者乃其子也。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，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，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，宋、梁已來，命婦未有其榮。庾肩吾少事陶先生，頗多藝術，嘗盛夏會客，向空大噓氣，盡成雪，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。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，少剎柱木未至，津吏於江中獲一樟木，正與諸柱相符。帝性至孝，居丁貴嬪柩，涕泣不絕，臥瘠潰爛，面盡生瘡。侯景陷臺城，城中水米隔絕，武帝既歿進粥，宮中無米，於黃門布囊中齎得四升，食盡遂絕，所求不給而崩。景所得梁人，為長伽，悉納其頭，命軍士以三股矢亂射殺之，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。陳武帝既殺王僧辯，天下大雨百餘日。又說陳武微時，家甚貧，為人庸保以自給。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，擒得，以擔竿繫，甚困。即祚後，滅包氏。此皆史所脫遺，事類甚多，不可悉載。

後數相來往，談宴賦詩，才甚清舉，甚成密交。夷家有吉凶，皆預報之。後夷病甚，秀才謂曰：「司命追君為長史，吾亦預巡察。此職甚重，尤難其選，冥中貴盛無比。生人會當有死，縱復強延數年，何似居此地！君當勿辭也。」夷遂欣然，不加藥療，數日而卒。

○張守一

乾元有張守一，為大理少卿。性仁恕，以平反折獄，死囚出免者甚多。後當早朝，有白頭老人，偃僕杖，詣馬前拜謝。守一問故，請避從者。曰：「非生人，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。幽明卑賤，無以報德，明公儻有切身之求，或能致耳，請受教。」守一曰：「賢子無罪，非我屈法伸恩，不敢當此。忝列九卿，頗得自給，幸無勞苦。」再三慰遣之。鬼曰：「當爾且去，儻有求不致者，幸相會。」遂不見。

俄爾有詔賜醮。城中縱觀，守一於會中窺見士人家女，姿色豔絕，相悅之。而防閑甚急，計無從出。試呼前鬼：「頗能為我致否？」言訖即至，曰：「此易事耳。然不得多時，纔可七日。」曰：「足矣。得非變化相惑耶？」鬼曰：「明公何疑之深！僕以他物代取其身。」遂營寂靜之處，設帷帳。有頃，奄然而至。良久寤，驚曰：「此何處？」唯守一及鬼在傍，給云：「此是天上天使。」因與款昵，情愛甚切。至七日，謂女曰：「天上人間當隔異，歡會尚淺，便爾乖離，如何？」因流涕取別。鬼復掩其目送還。守一後私謁女家，云：「家女卒中惡，不識人，七日而醒。」

後經□年，又逢此鬼，曰：「天曹相召，便當永訣。今奉藥一丸，此能點化雜骨為骨髓，刀把之良者，願公寶之，有急當用。」因獻歛而去。藥如雞卵許大。至武太后時，守一以持法寬平，為酷吏所構，流徙嶺表。資用窘竭，乃以藥點骨，信然。因取給，藥盡遂卒。

○李瑩

壽昌令趙郡李瑩，同堂妹第□三，未嫁。致德初，隨諸兄南渡，卒，葬於吳之海鹽。其親兄岷，莊在濟源，有妹寡居，去莊□餘里。祿山之亂，不獲南出。上元中，忽見妹還，問其由來，云：「為賊所掠。」言對有理，家人不之詰。姊以亂故，恐不相全，倉卒將嫁近莊張氏。積四五年，有子一人。性甚明惠，靡所不了。恒於岷家獨鑿一房，來去安堵。岷家田地，多為人所影占，皆公訟收復之。永泰中，國步既清，岷及諸弟自江東入京參選，事畢還莊。欲至數百里，妹在莊忽謂婢云：「諸兄弟等數日當至，我須暫住張家。」又過娣別。娣問其故，曰：「頻夢云爾。」婢送至中路，遣婢還。行□餘步，回顧不復見，婢頗怪之。後二日，張氏報云已死，姨及外甥等悲泣適已，而諸兄弟遂至。因發張氏妹喪。岷言：「渠上元中死，殯在海鹽，何得至此？恐其鬼魅。」因往張家監視。舉被不復見屍，驗其衣鏡，皆入棺時物。子亦尋死。

○宇文觀

韓徹者，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。素與進士宇文觀、辛稷等相善，並隨徹至吳山讀書，兼許秋賦之給。吳山縣令號凶闕，前任多死。令廳有大槐樹，觀、稷等意是精魅所憑，私與典正，欲徹不在砍伐去之。期有一日矣，更白徹。徹謂二子曰：「命在於天，責不在樹，子等無然。」其謀遂止。

後數日，觀、稷行樹下，得一孔，旁甚潤澤，中有青氣，上昇為雲。伺徹還寢，乃命縣人掘之，深數尺，得一冢，冢中有棺木，而已爛壞，有少齒髮及脛骨、胫骨猶在。遙望西北陬，有一物，眾謂是怪異，乃以五千顧二人取之。初縫，然畫燭一束，二人背刀緣索往視，其食瓶。瓶中有水，水上有林檎、緹夾等物，泄出地上，悉如煙銷。

徹至，命佐史收骨髮，以新棺斂，葬諸野。佐史偷錢，用小書函折骨埋之。既至舍，倉卒欲死。家人白徹，徹令巫視之，巫於徹前靈語云：「己是晉將軍契苾鏗，身以戰死，受葬於此縣。立冢近馬坊，恒苦糞穢，欲求遷改。前後累有所白，多遇合死人，遂令冥苦無可上達。今明府恩及幽壤，俸錢市櫬，甚惠厚。胥吏酷惡，乃以書函見貯骨髮，骨長函短，斷我脛脛，不勝楚痛，故復仇之耳。」徹辭謝數四，自陳：「為主不明，令吏人等有此偽欺。當令市櫬，以衣被相送，而可小赦其罪，誠幸也。」又靈語云：「尋當釋之。然創造此謀，是宇文七及辛四，幽魂佩戴，豈敢忘之。辛侯不久自當擢祿，足光其身。但宇文生命薄無位，雖獲一第，終不及祿，且多厄難。無吾救其三死，若忽為官，雖我亦不能救。」言畢乃去。佐史見釋，方獲禮葬。

觀家在岐山，久之，鏗忽空中語云：「七郎夫人在莊疾亟，適已往彼營救，今亦小痊。尋有莊人來報，可無懼也。若還，妻可之後，慎無食馬肉。」須臾使至，具如所白。觀入門，其妻亦愈。會莊客馬駒死，以熟腸及肉饋觀，觀忘其言而食之，遇乾霍亂，悶而絕氣者數矣。忽聞鏗言云：「令君勿食馬，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冤家。我若不在，君無活埋，我在亦無苦也。」遂令左右執筆疏方，藥至服之，乃愈。

後觀還吳山，會岐州土賊欲僞偽號，署置百官。觀有名，被署中書舍人。賊尋被官兵所殺，觀等七□餘人繫州獄待旨。鏗復至觀妻所，語云：「七郎犯事，我在地中，大為求請，然要三千貫錢。」妻辭貧家，實不能辦。鏗曰：「地府所用，是人間紙錢。」

妻云：「紙錢當力辦之。」焚畢，復至獄中，謂觀曰：「我適於夫人所得三千貫，為君屬請，事亦解矣。有劉使君至者，即當得放，飽食無憂也。」尋而詔用劉晏為隴州刺史，辭曰：「點污名賢，曾未相見，所由但以為逆所引，悉皆繫獄，臣至州日，請一切釋免。」上可其奏。晏至州，上畢，悉召獄囚，宣出放之。

觀既以為賊所署，恥而還家。半歲餘，呂崇賁為河東節度，求書記之士。在朝多言觀者。崇賁奏觀左衛兵曹、河東書記，敕賜衣一襲，崇賁遂絹百疋。敕至，觀甚喜，受敕，衣綠裳，西向拜蹈。奴忽倒地，作鐔靈語歎息，久之，謂觀：「勿令作官，何故受之？此度不能相救矣。」觀云：「今卻還之，如何？」答云：「已受官畢，何謂復還？千萬珍重，不復來矣。」後四日，觀遇疾卒。初女巫見鐔，衣冠甚偉，鬢髮洞赤，狀若今之庫莫奚云。

○裴晟

河東裴晟，幼好彈箏。時有彈箏師善為新曲，晟妹欲就學，難其親受。於是晟就學，轉受其妹，遂有能名。久之，晟客江湘，卒於南楚。母妹在家，晟忽輕身獨還。家驚喜，問其故，云：「囊齋並奴等在後，日暮方至。」歡慶之後，因求箏彈。復令其妹理曲，有所誤錯，悉皆正之。累正□餘曲，因不復見。須臾，喪輿乃至云。

○李氏

上都來庭里婦人李氏者，晝坐家堂，忽見其夫亡婦，身衣白服，戴布襟巾，逕來逐己。李氏繞牀避走，追逐不止。乃出門絕，崎嶇之中，莫敢支吾救援之者。有北門萬騎卒，以馬鞭擊之，隨手而消，止有襤頭布掩然至地。其下得一髑髏骨焉。

○韋璜

潞城縣令周混妻者，姓韋名璜，容色妍麗，性多黠惠。恒與其嫂妹期曰：「若有先死，幽冥之事，期以相報。」

後適周氏，生二女，乾元中卒。月餘，忽至其家，空問靈語，謂家人曰：「本期相報，故以是來。我已見閻羅王兼親屬。」家人問：「見鑊湯劍樹否？」答云：「我是何人，得見是事。」後復附婢靈語云：「太山府君嫁女，知我能妝梳，所以見召。明日事了，當復來耳。」

明日，婢又靈語云：「我至太山，府君嫁女，理極榮貴。令我為女作妝，今得胭脂及粉，來與諸女。」因而開手，有胭脂極赤，與粉，並不異人間物。又云：「府君家撒帳錢甚大，四□鬼不能舉一枚，我亦致之。」因空中落錢，錢大如盞。復謂：「府君知我善染紅，乃令我染。我辭已雖染，親不下手，平素是家婢所以，但承己指揮耳。府君令我取婢，今不得已，暫將婢去，明日當遣之還。」女云：「一家唯仰此婢，奈何奪之？」韋云：「但借兩日耳。若過兩日，汝宜擊磬呼之，夫磬聲一振，鬼神畢聞。」婢忽氣盡，經二日不返。女等鳴磬，少選，復空中語云：「我朝染畢，已遣婢還，何以不至？當是迷路耳。」須臾婢至，乃活。兩手忽變作深紅色。又制五言詩，與姊、嫂、夫數首。其寄詩云：

「修短各有分，浮華亦非真。斷腸泉壤下，幽憂難具陳。淒淒白楊風，日暮堪愁人。」

又二章寄夫，題云「泉臺客人韋璜」。詩云：

「不得長相守，青春天舜華。舊遊今永已，泉路卻為家。」（其一）

「早知別離切人心，悔作從來恩愛深。黃泉冥冥雖長逝，白日屏帷還重尋。」

贈嫂一章，序云「阿嫂相疑留詩」。曰：

「赤心用盡為相知，慮後防前祇定疑。案牘可申生節目，桃符雖聖欲何為。」

見其親說云爾。

○范倣

范倣者，廣德初，於蘇州開酒肆。日晚，有婦人從門過，色態甚異。倣留宿，婦人初不辭讓，乃秉燭，以髮覆面，向暗而坐。其夜，與申宴私之好。未明求去，云失梳子，覓不得。臨別之際，齧倣臂而去。及曉，於牀前得一紙梳，心甚惡之。因而體痛紅腫，六七日死矣。

○李瀚

河中少尹李瀚，以廣德二年薨。初七日，家人設齋畢，忽於中門見瀚獨騎從門而入。奴等再拜，持瀚下馬，入座於西廊。諸子拜謁泣，瀚云：「生死是命，何用悲耶？只攬亡者心耳。」判囑家事久之。瀚先娶項氏妹，生子四人，項卒，再娶河南竇滔女，有美色，特為瀚所愛。爾竇懼不出，瀚使呼之，逆謂之曰：「生死雖殊，至於恩情，所未嘗替。何懼而不出耶？每在地下，聞君哭聲，輒令淒斷。悲卿亦壽命不永，於我相去不出二年。夫妻義重，如今同行，豈不樂乎？人生會當有死，不必一二年在人間為勝。卿意如何？」竇初不言，瀚云：「卿欲不從，亦不及矣。後日，當使車騎至此相迎，幸無辭也。」遂呼諸婢，謂四人曰：「汝等素事娘子，亦宜從行。」復取其妻衣服，手自別之，分為數袋，以付四婢，曰：「後日可持此隨娘子來。」又謂諸子曰：「吾雖先婚汝母，然在地下，殊不相見。不宜以汝母與吾合葬，可以竇氏同穴。若違吾言，神道是殛。」言畢便出。奴等送至門外，見瀚駛騎走，而從東轉西不復見。

後日車騎至門，他人不之見，唯四婢者見之。便裝束竇，取所選衣服，與家人訣。遂各倒地死亡。

○蕭審

蕭審者，工部尚書旻之子。永泰中，為長洲令。性貪暴，然有理跡，邑人懼憚焉。審居長洲三年，前後取受無紀極。四年五月，守門者見紫衣人三□餘騎，從外入門。迎問所以，騎初不言，直至堂院。廳內治書者皆見。門者走入白審，曰：「適有紫衣將軍三□騎直入，不待通。」審問：「其人安在，焉得不見？」門者出至廳。須臾，見騎從內出，以白衫蒙審步行。門者又白奇事，審顧不言。諸吏送至門，不復見。俄聞內哭，方悉審卒。

後七日，其弟宇復墓，忽倒地作審靈語，責宇不了家事，數□百言。又云：「安胡者，將吾米二百石，絹八□匹，經紀求利。今幸我死，此胡辜恩，已走矣。明日食時，為物色捉之。」宇還至舍，記事白嫂。婢爾日亦靈語云然。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，元甫令押衙候捉，果得安胡，米絹具在。初，又云：「米是己錢，絹是枉法物，可施之。」宇竟施絹。

○商順

丹陽商順娶吳郡張昶女，昶為京兆少尹，卒葬滄水東，去其別業□里。順遷集在長安，久之。張氏使奴入城迎商郎。順日暮與俱往。奴盜飲極醉，與順相失。不覺其城門已閉，無如之何，乃獨前行。天漸昏黑。雨雪交下。且所驢甚蹇，迷路不知所之。但信驢所詣，計行□數里而不得見村墅。轉入深草，苦寒甚戰。

少頃，至一澗，澗南望見燈火。順甚喜，行至，乃柴籬茅屋數間。扣門數百下，方應。順問曰：「遠客迷路，苦寒，暫歇寄宿。」應曰：「夜暗，雨雪如此，知君是何人？且所居狹陋，不堪止宿。」固拒之。商郎乃問：「張尹莊去此幾許？」曰：「近西南四五里。」順以路近可到，乃出澗，西南行□餘里，不至莊。雨雪轉甚，順自審必死，既不可，行欲何之？乃繫驢於桑下，倚樹而坐。

須臾，見一物，狀若燭籠，光照數丈，直詣順前，尺餘而止。順初甚懼，尋而問曰：「得非張公神靈導引余乎？」乃前拜曰：「若是丈人，當示歸路。」視光中有小道，順乃乘驢隨之。稍近，火移，恒在前尺餘。行六七里，望見持火來迎，籠光遂滅。及火至，乃張氏守塋奴也。順問何以知己來，奴云：「適聞郎君大呼某，言商郎從東來，急往迎。如此再三，是以知之。」遂宿奴廬中，明旦方去。

○李載

大歷七年，轉運使吏部劉晏在部為尚書，大理評事李載攝監察御史，知福建留後。載於建州、浦城置使院，浦城至建州七百

里，猶為清涼。載心懼瘴癘，不樂職事，經半載卒。

後一日，復生如故。家人進食，載如平常食之，謂家人曰：「已死，今暫還者，了使事耳。」乃追其下未了者，使知一切，交割付之。後修狀與尚書別，兼作遺書，處分家事。妻崔氏先亡，左右唯一小妻。因謂之曰：「我死，地下見先妻，我言有汝，其人甚怒，將欲有所不相利益，為之奈何？今日欲至，不宜久留也。」言訖，分財與之，使行官送還北。小妻便爾下船。行官少事，未即就路，載亦知之，召行官至，杖五下，使驟去。事畢食訖，遂卒。

○高勵

高勵者，崔士光之丈人也。夏日在其莊前桑下，看人家打麥。見一人從東走馬來，至勵再拜，云：「請治馬足。」勵云：「我非馬醫，焉得療馬？」其人笑云：「但為膠黏即得。」勵初不解其言，其人乃告曰：「我非人，是鬼耳。此馬是木馬，君但洋膠黏之，便濟行程。」勵乃取膠煮爛，出至馬所。以見變是木馬，病在前足，因為黏之。送膠還舍。及出，見人已在馬邊，馬甚駿，還謝勵訖，便上馬而去。

○朱自勸

吳縣朱自勸，以寶應年亡。大歷三年，其女寺尼某乙，令婢往市買胡餅，充齋饌物。於河西見自勸與數騎賓從二□人，狀如為官。見婢獻款，問：「汝和尚好在？將安之。」婢云：「命市胡餅作齋。」勸云：「吾此正復有餅。」回命從者，以三□餅遺之，兼傳問訊。

婢至寺白尼。尼悲涕不食，餅為眾人所食。後□餘日，婢往市，路又見自勸，慰問如初。復謂婢曰：「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，何可悲涕？故寄餅亦復不食。今可將三□餅往，宜令食也。」婢還，終不食。

後□日，婢於市復見自勸。問訊畢，謂婢曰：「方冬嚴寒，聞汝和尚未挾纊，今附絹二匹，與和尚作寒具。」婢承命持還，以絹授尼。尼以一匹制袴，一留貯之。後□餘日，婢復遇自勸，謂曰：「有客數□人，可持二絹，令和尚於房中作饌，為午食。明日午時，吾當來彼。」婢還。尼賣絹，市諸珍膳，翌日待之。至午，婢忽冥昧，久之靈語，因言客至。婢起祇供食。食方畢，又言曰：「和尚好住，吾與諸客飲食致飽，今往已。」婢送自勸出門，久之方寤。自爾不見。

○羅元則

歷陽羅元則，嘗乘舟往廣陵。道遇雨，有一人求寄載，元則引船載之。察其似長者，供待甚厚。無他裝囊，但有書函一枚，元則竊異之。夜與同臥。

旦至一村，乃求：「暫下岸，少頃當還，君可駐船見待。慎無發我函中書也。」許之，乃下去。須臾，聞村中哭聲，則知有異，乃竊其書視之，曰：「某日至某村，當取某乙。」其村名良是，元則名次在某下。元則甚懼，而鬼還責曰：「君何視我書函？」元則乃前自陳伏，因乞哀甚苦。鬼愍然，謂：「君嘗負人否？」元則熟思之，曰：「平生唯有奪同縣張明通□畝田，遂至失業，其人身已死矣。」鬼曰：「此人訴君耳。」元則泣曰：「父母年老，惟恃元則一身，幸見恩貸。」良久，曰：「念君厚恩相載，今捨去。君當趨歸，三年無出門，此後可延□年耳。」即下船去。

元則歸家中。歲餘，其父使至田中收稻，即固辭之。父怒曰：「田家當自力，乃欲偷安甘寢，妄為妖辭耶？」將杖之。元則不得已，乃出門，即見前鬼，髡頭裸體，背盡瘡爛，前持曰：「吾為君至此，又不能自保惜。今既相逢，不能相置。」元則曰：「捨我辭二親。」鬼許。具以白父，言訖，奄然遂絕。其父方痛恨之，月餘亦卒。

○李元平

李元平者，睦州刺史伯成之子，以大歷五年客於東陽精舍讀書。歲餘暮際，忽有一美女服紅羅裙襦，容色甚麗，有青衣婢隨來，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。平悅而趨之，問以所適及其姓氏。青衣怒云：「素未相識，遽爾見逼，非所望王孫也！」元平初不酬對，但求拜見。

須臾，女從中出，相見忻悅，有如舊識，歡言者久之。謂元平曰：「所以來者，亦欲見君，論宿昔事。我已非人，君無懼乎！」元平心既相悅，略無疑阻，謂女曰：「任當言之，僕亦何懼？」女云：「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，君前生是江州門夫，恒在使君家長直。雖生於貧賤，而容止可悅。我以因緣之故，私與交通君。纔百日，患霍亂沒故。我不敢哭，哀倍常情。素持《千手千眼菩薩咒》，所願後身各生貴家，重為婚姻，以硃筆塗君左股為志。君試看之，若有朱者，我言驗矣。」元平自視如其言。益信，因留之宿。久之，情契既洽，歡愜亦甚。

欲曙，忽謂元平曰：「托生時至，不得久留，意甚恨恨。」言訖悲涕，云：「後身父今為縣令，及我年□六，當得方伯，此時方合為婚姻。未聞，幸無婚也。然天命已定，君雖欲婚，亦不可得。」言訖訣去。

○周濟川

周濟川，汝南人，有別墅在揚州之西，兄弟數人俱好學。嘗一夜講授罷，可三更，各就榻將寐。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，久而不已。濟川於窗間窺之，乃一白骨小兒也。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，始則叉手，俄而擺臂，格格者，骨節相磨之聲也。濟川呼兄弟共覘之。良久，其弟巨川厲聲呵之，一聲，小兒跳上階，再聲，入門，三聲，即欲上牀。巨川原呵罵轉急。小兒曰：「阿母與兒乳。」巨川以掌擊之，隨掌墮地，舉即在牀矣，騰趨之捷若猿獼。家人聞之，意有非，遂持刀棒而至。小兒又曰：「阿母與兒乳。」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，遠猶求乳。出郭四五里，擲一枯井。明夜又至，手擎布囊，拋擲跳躍自得。家人輩擁得，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，以索括囊，懸巨石而沉諸河。欲負趨出，於囊中仍云：「還同昨夜客耳。」餘日又來。左手攜囊，右手執斷索，趨馳戲弄如前。家人先備大木，鑿空其中，如鼓撲。擁小兒於內，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。然後鎖一鐵，懸巨石，流之大江。負欲趨出，云：「謝以棺槨相送。」自是更不復來。時貞元□七年。

○杜萬

杜萬員外，其兄為嶺南縣尉。將至任，妻遇毒瘴，數日卒。時盛夏，無殯斂，權以草席裹束，瘞於絕巖之側。某到官，拘於吏事，不復重斂。

及北歸，方至巖所，欲收妻骸骨。及觀穴坎，但草尚存。某歎其至深而為所取，悲感久之。會上巖有一徑，某試尋，行百餘步，至石窟中，其妻裸露，容貌淨穉，不可復識。懷中抱一子，子旁亦有一子，狀類羅刹。極呼方寤。婦人口不能言，以手畫地，書云：「我頃重生，為夜叉所得。今此二子，即我所生。」書之悲涕。頃之，亦能言，謂云：「君急去，夜叉尚至，必當殺君。」某問：「汝能去否？」曰：「能去。」便起抱小兒，隨某至船所，便發。夜叉尋抱大兒至岸，望船呼叫，以兒相示。船行既遠，乃擊其兒作數□片，方去。婦人手中之子，狀如羅刹，解人語。大歷中，母子並存。

○鄭齊嬰

鄭齊嬰，開元中為吏部侍郎、河南黜陟使。將歸，途次華州。忽見五人，衣五方色衣，詣廳再拜。齊嬰問其由，答曰：「是大使五藏神。」齊嬰問曰：「神當居身中，何故相見？」答云：「是以守氣，氣竭當散。」嬰曰：「審如是，吾其死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嬰倉卒求延咎刻，欲為表章及身後事，神言：「還至後衙則可。」嬰為設酒饌，皆拜而受。既修表，沐浴，服新衣，臥西壁下，至時而卒。

○柳少遊

柳少遊善卜筮，著名於京師。天寶中，有客持一縑，詣少遊。引入問故，答曰：「願知年命。」少遊為作卦，成而悲歎曰：「君卦不吉，合盡今日暮。」其人傷歎久之，因求漿。

家人持水至，見兩少遊，不知誰者是客。少遊指神為客，令持與客，客乃辭去。童送出門，數步遂滅。俄聞空中有哭聲，甚哀。還問少遊：「郎君識此人否？」具言前事。少遊方知客是精神，遽使看鎌，乃一紙鎌爾。歎曰：「神捨我去，吾其死矣。」日暮而卒。

○蘇萊

天寶末，長安有馬二娘者，善於考召。兗州刺史蘇詵與馬氏相善。初，詵欲為子萊求婚盧氏，謂馬氏曰：「我唯有一子，為其婚娶，實要婉淑。盧氏三女，未知誰佳，幸為致之，一令其母自閱視也。」馬氏乃於佛堂中結壇考召，須臾，三女魂悉至。萊母親自看，馬云：「大者非不佳，不如次者，必當為刺史婦。」蘇乃娶次女。天寶末，萊至永寧令，死於祿山之難。其家懲馬氏失言。洎二京收復，有詔贈萊懷州刺史焉。

○洛陽婦人

玄宗時，洛陽婦人患魔魅，前後術者治之不癒。婦人子詣葉法善道士，求為法遣。善云：「此是天魔，彼自天上負罪，為帝所譴，暫在人間。然其譴已滿，尋當自去，無煩遣之也。」其人意是相解之詞，故求佑助。善云：「誠不惜往。」乃攜人深入陽翟山中。絕嶺有池水，善於池邊行禁。久之，水中見一頭髻，如三間屋，冉冉而出，至兩目，睽如電光。須臾，雲霧四合，因失所在。

○晁良貞

晁良貞能判知名，性剛鷲，不懼鬼。每年，恒掘太歲地，堅掘，後忽得一肉，大於食魁。良貞鞭之數百，送通衢。其夜，使人陰影聽之。三更後，車騎眾來至肉所，問太歲：「兄何故受此屈辱，不讎報之？」太歲云：「彼正榮盛，如之奈何？」明失所在。

○李氏

上元末，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，掘之，得一塊肉。相傳云：「得太歲者，鞭之數百，當免禍害。」李氏鞭九□餘，忽然騰上，因失所在。李氏家有七□二口，死亡略盡，惟小嗣公尚存。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，夜中，令奴悉作鬼裝束，劫小嗣，便藏之。唯此子得存，其後襲封嗣公。

○又

■州有人，亦掘得太歲，大如方，狀類赤菌，有數千眼，其家不識。移至大路，遍問識者，有胡僧驚曰：「此太歲也，宜速埋之。」其人遽送舊處。經一年，人死略盡。

○張寅

范陽張寅嘗行洛陽故城南，日已昏暮，欲投宿故人家。經狹路中，馬忽驚顧，蹣跚不肯行。寅疑前有異，因視路傍墳，大柱石端有一物，若似紗籠，形大如橋柱上慈臺，漸漸長大，如數斛。及地，飛如流星，其聲如雷。所歷林中宿鳥驚散。可百餘步，墮一人家。寅竊記之，乃去。後月餘，重經其家，長幼無遺矣。乃詢之鄰人，云：「其婦養姑無禮，姑死，遂有此禍。」

○燕鳳祥

平陽燕鳳祥，頗涉六藝，聚徒講授。夜與其妻在家中，忽聞外間暗鳴之聲，以為盜。屣履視之，正見一物，白色，長丈許，在庭中。遽掩入戶。漸聞登階，呼鳳祥曰：「夜未久，何為閉戶？」默不敢應，明燈自守。須臾，門隙中有一面，如猴，即突入。呼其侶數百頭，悉從隙中入，皆長二尺餘，著豹皮犢鼻褌，鼓唇睜目，貌甚醜惡。或緣屋壁，或在梁棟間，跳躑在後，勢欲相逼。鳳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婦琵琶，即以擲之，中者便去，至明方盡。遂得免。恍惚常見室中有衣冠大人，列在四壁，云：「我平陽堯平使者。」請巫祝祠禱之，終不能去。乃避於精舍中，見佛榻下有大面，瞪目視之。又將逃於他所，出門，復見群鬼悉戲巷中，直赴鳳祥，不得去。既無所出，而病轉篤。乃多請僧設齋，結壇持咒，亦迎六丁道士，為作符禁咒，鬼乃稍去。

數日，鳳祥夢有一人，朱衣墨幘，住空中云：「還汝魂魄。」因而以物擲鳳祥。有如婦人髮者，有如絳衣者，數□枚，鳳祥悉受。明日遂愈焉。

○韋訓

唐京兆韋訓，暇日於其家學中讀《金剛經》。忽見門外緋裙婦人，長三丈，逾牆而入。遙捉其家先生，為捽髮曳下地，又以手捉訓。訓以手抱《金剛經》遮身，倉卒得免。先生被曳至一家，人隨而呼之，乃免。其鬼走入大糞堆中。先生遍身已藍澱色，舌出長尺餘，家人扶至學中，久之方蘇。率村人掘糞堆中，深數尺，乃得一緋裙白衫破帛新婦子，焚於五達衢。其怪遂絕焉。

○盧贊善

盧贊善家有一盜新婦子。經數載，其妻戲謂曰：「與君為妾。」盧因爾惘惘，恒見一婦人臥於帳中。積久，意是盜人為祟，送往寺中供養。有童人，曉於殿中掃地，見一婦人，問其由來，云是盧贊善妾，為大婦所妒，送來在此。其後見盧家人至，因言見妾事。贊善窮覈本末，所見服色，是盜人，遂命擊碎。心頭有血，大如雞子。